

萌芽丛书

1964

萌芽短篇小说选

1964

萌芽短篇小说选



出版社

萌 芽 丛 书

萌芽短篇小说选

1 9 6 4



《萌芽》編輯部 合編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

装帧：何礼蔚

萌芽短篇小说选 [1964]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 (上海绍兴路74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书号 10019 字数 124,000 开本 787×1093 毫米 1/32 印张 7 11/16 插页 4

1965 年 8 月上海第 1 版

1965 年 10 月上海第 2 次印刷

印数 29001—50600 册

累计印数：51600 册

定价 (3) 0.64 元

內 容 提 要

本书选辑的十四篇小說，反映了工、农、兵、科技人員在不同崗位上的斗争生活。《白云之歌》和《登山》写年輕的气象員和勘探工作者在艰苦的斗争生活中锻炼成长的故事。《鉄臂姑娘》、《早春》、《龙腾虎跃》反映了水利建設工地和工厂里年輕工人在老一輩关怀培养下迅速成长的情况。《草原騎兵》、《沒有编号的水兵》、《碧空雄鹰》、《“千里眼”》描繪和塑造了解放軍海陆空各兵种年輕战士心怀世界，带着阶级仇恨，苦练过硬本领的英雄形象。《天山脚下》描写养路工人热爱平凡劳动的崇高情操。《飞雪迎春》写鋼鉄工业战綫上科技人員的奋发图强精神。《女站长》刻画了一个認真負責，善于調动群众积极性的女检查站长的形象。《农场新苗》描写一个朝气蓬勃的知識青年刚到农场不久发生的有趣故事。这些作品都出自青年业余作者之手，洋溢着扑人的生活气息，跳跃着时代的脉搏，讀来亲切感人，有激发革命热情鼓舞战斗意志的作用。

編輯 例 言

《萌芽丛书》和《萌芽》月刊一样，以帮助无产阶级文学新军的成长为目的。作为丛书，它的任务和刊物稍有不同，倘使把刊物比作文学战线上新战士的练兵场，那么《萌芽丛书》就是开赴前线的文学新军的检阅。编者热情地祝愿和殷切地期望他们能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

《萌芽丛书》的内容必须广阔地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生活，塑造光辉的先进人物形象，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广大群众。作品要充满战斗的激情，充满彻底革命的时代精神。它应当是社会主义时代的赞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英雄谱，是新中国向前飞跃发展的绚丽画卷。

《萌芽丛书》包括：

一、《萌芽》月刊上发表的新人新作选集。自一九六四年起，每年一次，从《萌芽》选出比较优秀的作品，按小说、散文、诗歌分类编印成集。

二、近几年来涌现的文学新人的专集，内容范围不限于《萌芽》上发表的作品。未发表过的作品或

长篇不在編选之列；已在全国性出版社出版过专集的作者，他們的作品不再考虑列入这套丛书；已在本丛书出版过专集的作者，第二次出专集时也不再列入这套丛书。

本丛书由《萌芽》編輯部、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共同編輯。凡是发表过一定数量作品的新人，都可以将自己的作品剪样寄来，由編輯部和作者协商編选。作品有一定质量但还存在一些問題的，我們尽可能和作者一起研究修改；数量不够的，我們先留下可用的作品，等待作者繼續写出新作后，編选成集出版。

我們希望得到各級組織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使《萌芽丛书》能比較集中地展示文学战綫上新人新作层出不穷的景象，让大家看到无产階級文艺新軍欣欣向荣地成长。

《 萌 芽 》 編 輯 部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

一九六五年八月

目 次

白云之歌	汪浙成	1
铁臂姑娘	唐殿元	22
草原骑兵	照日格巴图	40
登山	潘 励	59
天山脚下	刘进芝	83
飞雪迎春	徐光夫	101
老一号	孔 凤	120
女站长	龙光华	138
没有编号的水兵	朱良仪	150
碧空雄鹰	黄知义	162
早春	徐锦珊	174
龙腾虎跃	胡宝华	195
农场新苗	杨清广	213
“千里眼”	张发良	224

白云之歌

内蒙 汪浙成

一

太阳从乌兰布赫沙漠升起来。起先，沙磧尽头的云雾里，象有堆大火在燃烧，在升腾。一瞬眼工夫，从这片冲天的火焰中，升起块象探空气球样的红宝石，一跳出地平线，便射出万道霞光，把每一粒沙子都映照得通红、透亮。于是，无边无际的沙海变成了块用珍珠镶嵌的地毯，由于晨雾的蒸腾，有些微微颤动起来。

骆驼队很快拉长了影子。骑在最后一峰骆驼上的巴音乌力吉气象站站长查干阿古尔，又使劲揉了揉毛茸茸的眼睛，定睛望去，那块红头巾还在前边驼峰上摇晃着！唉，他多么希望这是自己的错觉啊！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那红头巾不仅在摇晃，还转过脸来，朝他亮出一对笑咪咪的姑娘的眼睛。

这个包红头巾的姑娘，让我们的边境气象站站长为难极了。

查干阿古尔这次离开气象站，是向牧业公社借粮来的；順便，把一个月来的报纸信件取回去（由于交通不便，他们只能一个月来公社取一次邮件）。公社党委得知气象站粮食运输发生困难的情况后，立即从自己不多的存粮中拨出一部分支援他们，还赠送了一些肉干和奶食。一切事务都很快办妥了，骆驼也结扎停当。突然，接到旗里电报，說是有个上海气象学校毕业生叫白云的，分配到他那个站去工作。不用說，查干阿古尔是高兴极了，他立刻卸下馱子，对前来送行的副社长大吼了一声：

“不走啦！”

查干阿古尔不走了，他决定留下来等这位名叫白云的毕业生。在他想象中，这个跟自己同名的人（查干阿古尔，即白云），准也跟自己一样：身高膀圆，兴許比自己还要魁梧结实呢！因为白平书记答应过他：“知道，知道，你们要的是能在乌兰布赫上空翱翔的雄鹰！”

白书记虽说才来不到一年，可旗内人人都很尊重他。他的话是信得过的。

三天过去了，人还没到，再等下去怕同志们吃粮接不上，查干阿古尔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走来走去，震得地板喀喀直响。就在这时，副社长领着一个小姑娘进来了，他向查干阿古尔介绍说：“喏，她就是。”

小姑娘立即从贴心口袋里掏出封介绍信，交给阿古尔。

阿古尔一看介绍信，仿佛有人打了他一马棒似的，楞住了：姑娘是文弱的，窄窄的肩，细细的颈，头上包着块红头巾。由于缺乏休息，眼圈有些发黑，但那双眼睛却是兴奋的，亮晶晶的，象在诉说着什么，期待着什么。

这难道是雄鹰？不，这分明是一阵风就能刮跑的江南乳燕嘛！查干阿古尔把介绍信又从头到尾细看了一遍，怀疑地问：

“你——白云？！”

小姑娘挺有精神地点点头。

“谁派你来的？旗上白书记？”

小姑娘又肯定地点了点头。

查干阿古尔没话说了。现在，他只好怨自己，不是吗，每次到旗里开会见到白书记，总要请求他给气象站派个“厉害的”来，马儿跑了能追回，话儿出口不能追啊，既然派了她来，只好留下。他阴沉沉地看了同名人一眼，发狠地说：“那好吧，这会儿就进沙漠。”

九月初的早晨，在沙漠里得穿老羊皮袄，可将近晌午，当太阳把它全部热力，倾泻在这一无遮拦的草原上时，人们就象经历了秋、冬、春三季，骤然来到了炎热的盛夏。汗珠滴进沙土里，都会冒起一股股烟来。小姑娘脱得只剩下件短袖衫了，还是拿着块手

絹儿紧撮，紧擦。

“怎么样，要不要歇会儿？”

小姑娘笑笑，坚定地摇摇头，謝絕了。

他們又默默地赶起路来。罕山慢慢地远了，变成了一条黑綫，清楚地勾勒出黃的沙原和藍的天空。沙丘象是凝固的海浪，从脚下一齐涌向远方。查干阿古尔被毒热的太阳烤得有点昏昏沉沉，他担心地偷看了同名人一眼，只见她张着小嘴，出神地望着天上懶散的白云。

“啊，一动不动，你大概是飘累了吧？”白云輕輕地嘀咕了一句，马上便挺起胸脯，做出副自豪的模样，接着，便依着駝鈴的节奏，哼起了《娘子軍連歌》：

.....

古有花木兰，
替父去从軍；
今有娘子軍，
扛枪为人民。
向前进，向前进……

查干阿古尔象吃了顆青沙枣似的，脸都打起皺来：这小毛丫头，滿腦子装的尽是些学生娃娃的胡思乱想，大概她压根儿不知道咱們那边的艰苦情况。他觉得有责任跟她摆摆事实，好让她有个思想准备，免

得一进去就鬧着出来，給气象站惹麻煩。

傍晚，刮了陣風，天气变凉了。暮色蒼茫中，駱駝队准备露宿。查干阿古尔从四外撿回些枯梭梭柴，堆起一堆篝火，又从随身的駝毛袋里，取出个高腰銅壺，倒上点水，支在篝火上，特地为白云擀了頓“猫耳朵”，算作是一番欢迎。

吃罢飯，查干阿古尔递給小姑娘一块老羊皮，就径自檢視駱駝和粮食去了。回来时，只见白云还裹在大皮袄里呆呆地坐着，往火堆里扔梭梭柴。

“还不睡？”

那双会說話的眼睛惊奇地睜圓了，象是在問：“就这么睡？”

查干阿古尔觉得，这是个让她面对现实的机会，就說：

“你当咱們那儿气象站的条件能好些？一个样！那儿是个风口子，牧民們管它叫‘风的故乡’。西伯利亚、蒙古草原的寒流，都打咱們门前过。冬天，燃料困难，宿舍里經常是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另外嘛，交通不便，蔬菜运不进去，成年就吃点咸盐酱菜，哪象你們上海……”

小姑娘靜靜地听着，篝火一閃一閃地映在她脸上、手上。啊，她眼里也閃着火光。不等查干阿古尔說完這句話，她嘆的一声笑了，翹了翹鼻子，說：“哈，你吓不倒我！”說完，把老羊皮往头上一蒙，咕咚一声

在火堆边躺下了。

查干阿古尔暗自吃惊地笑了：“嘿，翘鼻子呢，到时候别哭鼻子就行了。”他搬来几个鞍架，搭成个半人高的露天帐篷，气鼓鼓地命令道：

“快到那里边睡去！”

.....

二

这里的确是风的故乡。你看，风儿从四面八方兴冲冲地跑来，那层层沙浪，是它们的足迹。它们一会儿奔跑追逐，一会儿锐叫嬉闹，一会儿又彼此纠缠着，兴奋地在地上打滚，把大团大团沙石扬起来，搅得天上地下黄荡荡的一片。

白云开始了工作。观测组长胡士乐，带她去观测场进行目测，查干阿古尔不放心他们，也特地跟了去。

胡士乐是个方方短短的年轻汉，整个人就象是从一块大青石上凿出来的。平时，他也和大青石似的沉默，可这回，对站长要来自云，却憋不住了，好象有许多意见要说。

白云站在观测场上，被一阵紧接一阵的风沙吹得趔趄着，站都站不稳，两眼扑簌簌直淌眼泪。她只得侧过身子，双手捂着眼睛，听组长介绍本地区进行目测的注意事项。

“那么，现在的云量、云状、云速呢？”说完，胡士乐就考問起白云来。

白云从手指縫里朝天空望了一陣，沒有作声。

“說呀！”胡士乐急了。

白云搖了搖頭，双手严严密密地捂住了眼睛。

“不知道？那你倒吱声呀！”胡士乐略略提高了嗓门。

小姑娘还是搖搖頭，使劲地揉着眼睛。一看这光景，查干阿古尔明白了：“是睜不开眼，看不清吧？”

白云点了点头。

“哈，这才六級风哪！”胡士乐高声叫了起来，轉身对查干阿古尔站长說：“我早說过，純奶油里摻不得水！”

从观测场回来，查干阿古尔考虑了很久。拿她怎么办呢？送回去，人家是共青团員，能够远离家乡和亲人跑到边疆来工作，应该积极鼓励才对，何况又是白書記派来的。可勉强留下呢，她能行嗎？这儿对她說来实在是太陌生了，就連喝水都得从头学起。每天，炊事員老赵拉着駱駝，从十里地外驮回水来，沙漠里的水又咸又苦，你看她，喝一口水，皺一下眉，才来两三天就鬧肚子，她自己虽不說，难道看出来嗎？唉，刀刃上要的是好鋼啊！偏偏党小組長老洪出去运粮还没回来，要能和他交换一下意見就好办了。

想来想去，查干阿古尔决定让她再锻炼一个时候，先干些轻活：帮别人抄抄报表，划划图纸，整理整理文字资料，再不就给炊事员老赵头帮点小忙。总之，是些不用出门的工作。等这段时间锻炼下来，如果实在不行，不用查干阿古尔开口，她自己也会知难而退的。可怎么跟她说呢？人家是个正规学校毕业的高材生，又是千里迢迢来支援的，叫她打杂，行吗？

正在踌躇不决，查干阿古尔发觉进门的地方，煤油灯罩的暗影里，亮着一对眼睛，她静悄悄地进来了，一定出了什么事！

白云走过来，手里捏着一张纸，象有许多话要说，但又不好意思开口。看她这种为难的样子，查干阿古尔心想：果然不出所料，她准是打报告想回去！查干阿古尔连忙先开口说：

“是啊，甭说你这么个上海姑娘，就说我这个马背上摔打大的蒙古人吧，乍来时，也抗不住这里的风沙，眼睛就象河堤决了口，嘩嘩淌眼泪，啥也看不清楚。”说到这里，查干阿古尔的口气更柔和了：“不容易哪，姑娘，是不是再过两天等骆驼队出去，把你捎上走呀？让白书记替你另安排个合适的工作。”

“不，不，”白云拼命摇头，眼里仿佛有一团火亮了一下，伸手把那张纸递了过来。出乎查干阿古尔意料之外，那是一份决心书，她表示：虽然自己暂时搞不了观测，但可以先做些勤杂工作，比如扫地、煮

飯，让自己适应一个时候，她保証不辜負领导上对她的信任和期望。

查干阿古尔的脸顿时火热起来，他呆呆地望着面前那双露着坚定、期待的眼睛，过了好久好久，才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嗑嗑巴巴地說：“行……行啊！”

半个月过去了，气象站不知不觉地在变样。这个年輕的上海姑娘什么都干，甚至还偷着跟老赵騎駱駝去拉过两趟水。一天到晚只见她不停地忙，画完图表，整理好資料，就不住手地东擦擦，西抹抹，連小伙子們长久积下来的脏衣破袜，都叫她偷偷地拿去洗淨补好；全气象站的被褥床单，也統統給她拆洗了一遍。尽管終日风沙，可屋里屋外，炕上桌下，还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这使站长很满意，暗暗增加了对她的好感。可有一点，他常听人說起，后来自己也慢慢觉察到了，那就是每当外面飞沙走石，风力达六級以上的时候，她总是急急忙忙收攏东西，把活做完，人們就再也见不着她的影子了。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人們誰也不清楚。

一天下午，大风象往常一样，偷偷来到了气象站，就突然发作起来。查干阿古尔打算上平台检查一下通报設備，要添件絨衣。絨衣是中午脫下来的，一时大意沒放好，现在无影无踪，只好去問白云。

白云照例不见了，值班室、伙房，哪儿也找不到她，查干阿古尔来到她的小屋。

小屋里象打翻香灰炉似的，风沙从大开着的小窗口直灌进来。屋里也没人，查干阿古尔走去替她关好窗户。窗外是气象站房后的一片荒漠，黄沙滚滚，象是野火喷出的阵阵浓烟，无边无际地弥漫开来。突然，在烟雾中间，象个小火苗一闪似地出现了那块红头巾。她怎么跑到那边去了？被风吹得迷了方向？被沙迷了眼？查干阿古尔风快地朝她飞奔过去。

一直跑到红头巾身后才看清，白云既没有抱着头乱转，也没有掩面嘤嘤哭泣，她迎着风，象一座屹立的少女雕像，一动不动地仰望着远天，嘴里在轻轻叨念着。

“你在干什么？还不快进屋去！”查干阿古尔炸雷似地冲她吼着。

于是，在他面前转过来一张盖满黄沙、充满欢乐的脸，泪水在它上面冲出了一条条花道；有的地方，大概用手背抹过，染污了一大片，使这张脸显得又可笑，又可怜。

“站长，我看清楚了！”

“啥？”

“云呀！”接着，她把云量、云状、云速说了一遍，问道：“对吗？”

查干阿古尔没有说对，也没说不对，望着白云那张滑稽的花脸蛋楞住了，他忘了吼叫的狂风，扑面的